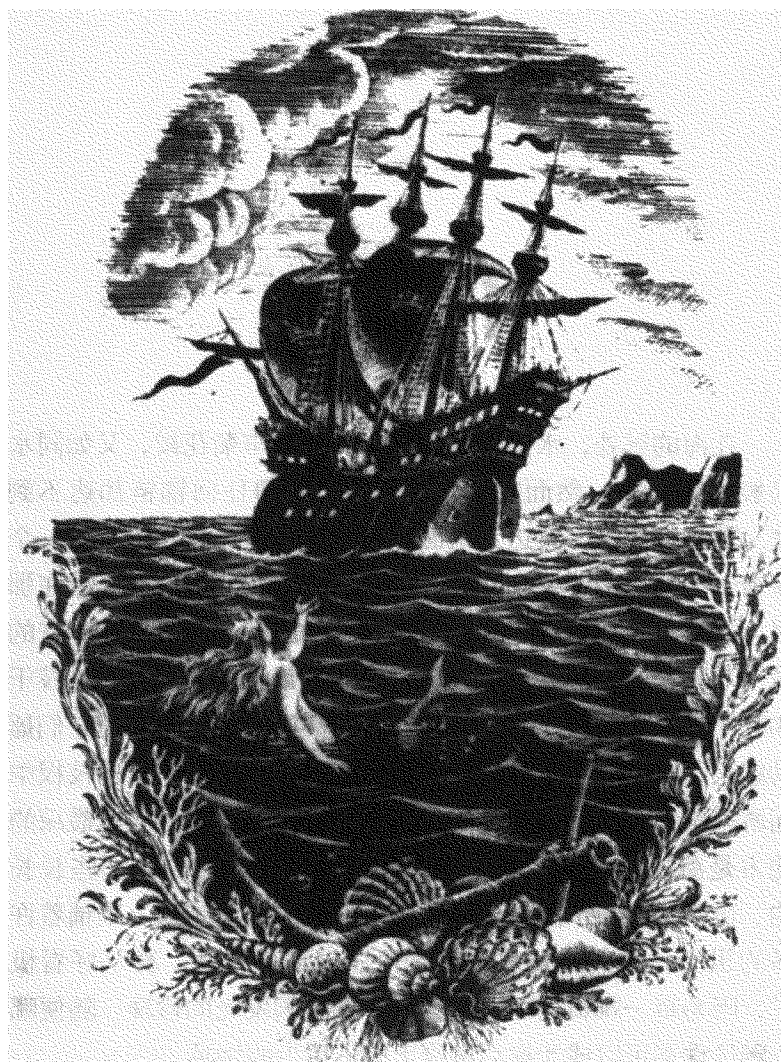


1 海的女儿

在海的远处，水蓝得像那最美丽的矢车菊花瓣，又如同水晶般清澈明亮，然而它非常非常深，深得任何锚链都达不到底。要想从海底一直达到水面，即使许许多多教堂的尖塔一个接着一个地连接起来也不成。海王和他的臣民们就生活在那里。不过，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海底一无所有，或者只有些许的**黄沙**。不是的，那儿生长着最奇异的花朵和植物。它们的枝干和叶子是那么柔软，即使是水的最轻微的震荡，也会使它们摇动起来，好像它们是活的一样。所有的大小鱼儿在这些枝杈中间游来游去，就像陆地上的鸟儿在树林间飞舞。海底里最深的地方是海王宫殿的所在，它的墙是用珊瑚砌成的，那些长长的、哥特式的窗子是用最亮的琥珀做成的；而屋顶上则铺着许多的贝壳，它们随着水的流动可以自动地开合。真是好看极了，因为每一颗贝壳里面都藏着一颗闪闪发光的珍珠。随便哪一颗珍珠都可以成为皇后皇冠上必不可少的饰品。

那儿的海王的妻子已经死了许多年，他一直是**个鳏夫**，但



是他有老母亲为他管理家务。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而且她对于自己高贵的出身总是感到不可一世，因此她的尾巴上总是戴着一打的牡蛎——而其余的显贵则每人只能戴上半打——除此之外，她是值得大大称赞的，特别是因为她照料着那些小小的海公主——她的孙女们。她们是六个美丽的女孩子，而她们之中，最美丽的要数那个最小的海公主了。她的皮肤纤细柔软得像玫瑰的花瓣，她的眼睛蓝得像那最深的海水。不过，跟其他的公主一样，她没有腿，她身体的下部是一条鱼尾巴。

她们整天在皇宫宏阔的大厅里玩耍，穿梭于生长在墙上的鲜花中。那些琥珀的窗子大敞着，鱼儿向着她们游来，就像我们打开窗子的时候，燕子会飞进来一样。不过鱼儿们会一直游向这些小公主们，到她们的手里找东西吃，任她们随意地抚摩。

宫殿外面有一个美丽的花园，里边生长着许多鲜红和深蓝色的花儿，像火焰一样盛开着；树上的果子像黄金一样闪着光，枝叶不停地摇动着。地上全是最细的沙子，蓝得像是硫磺发出的光焰。在那儿，处处都闪耀着一种奇异的蓝色光彩，所有的一切都好像是被来自上方的空气笼罩住了，海的深处非但不是漆黑的，而是闪耀着蓝天一样的光彩。天气好的时候，你可以看见太阳，只不过它看上去好像一朵紫色的花，并从它的花萼里射出各色的光彩。

在花园里，每一位小公主都有一小块属于自己的地方，在那儿她可以随意栽种她所喜欢的东西。其中的一位小公主把自己的花坛布置成鲸的形状，另一位则把自己的花坛布置得像一个小人鱼。可是最小的那位却把自己的花坛布置得圆圆的，像太阳一样，里面还种上了夕阳西下时太阳余晖一样的鲜红的

花。她是一个古怪的孩子，不大爱讲话，总是静静地在想着什么事情，当别的姐妹们为着那些她们从沉船里所获得的最奇异的东西而兴高采烈的时候，她却只在乎她那些像太阳一样鲜红的花朵和一座美丽的大理石像。这石像代表着一个美丽的男子，它是用一块纯白的石头雕出来的和一条遇难的船一同沉到海底。她在这石像旁边种了一株玫瑰红的垂柳，它长得非常茂盛。它那新鲜的枝叶垂向这个石像，一直垂到那蓝色的沙底。它的影子带着紫色的光，像它的枝条一样不断地摇摆着。树根和树尖看起来好像在玩耍，做着互相亲吻的游戏。

她最大的乐趣就是听一些关于海面上人类世界的故事。她的老祖母不得不把自己所有关于船只、城市、人类和动物的故事讲给她听。最使她感到奇妙和美好的事情是：陆地上的花儿能散发出香气来，而海底里的花儿却不能；陆地上的森林是绿色的，而那树林间游来游去的鱼儿会唱得那么悦耳动听，所有的一切听上去都叫人感到无比快乐。老祖母所说的“鱼儿”其实就是鸟儿，但是她如果不这样讲的话，小公主就听不懂她的故事了，因为她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一只鸟儿。

“等你满了十五岁的时候，”老祖母说，“我就准许你浮到海面上去。那时你可以坐在月光底下的石头上面，看巨大的船只从你身边驶过。当然，你也可以看到森林和城市。”

在这就快要到来的一年，姐妹中的一位到了十五岁；可是其余的呢——唔，她们一个比一个小一岁。因此最年幼的那位公主还要足足地等上五个年头才可以从海底浮上来，来看看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不过每一位都保证说：她会把她第一次出行所看到和发现的东西，以及她所认为最美好的东西讲给大家

听，因为她们的老祖母所讲的远远不够——她们所希望了解的东西真不知到底有多少！

但是她们当中谁也没有像最年幼的小公主渴望得那么强烈，而她却偏偏要等待得最久，同时她又一向沉默不语、富于深思。不知有多少夜晚，她站在开着的窗子旁边，透过那深蓝色的海水向上凝望，望着那些鱼儿们摆动着它们的鳍和尾巴。她还看到月亮和星星微弱地发着光，但是透过水，它们看起来要比在我们人眼中看到的大许多。假如有一块类似乌云的东西在他们中间穿过去的话，她便知道那要么是一条鲸鱼在她上面游过去，要么是一条载着许多旅客的船正航行着。可是这些旅客们中谁也不曾想到，他们的下面有一位美丽的小人鱼，正朝着他们船的龙骨伸出她那双洁白的手。

很快地，最年长的那位公主已经到了十五岁，可以被许可升到海面上去了。

当她回来的时候，她有那么多的事情要讲，不过她说，最美的事情要数海上风平浪静的时候，躺在月光下紧贴着海岸的沙滩上面，凝望着近旁那座大城市里的灯光，它们明亮得像无数闪烁着的星星；在那里可以听到音乐声、马车的喧闹声和人的声音，还可以听到教堂的尖塔上那丁当作响的钟声。因为她不能更近地接触到她所听到的那一切，所以她也就最渴望得到。

啊，最小的那位妹妹听得是多么入迷啊！当她站在开着的窗子旁边、透过深蓝色的海水向上张望的时候，她不禁想起了那座大城市以及它里面熙熙攘攘的声音。她甚至幻想着她可以听得到那传到海底深处的教堂的钟声。

第二年，第二个姐姐得到许可，可以浮出水面，可以随便

游到她喜欢的任何地方。她浮出水面的时候，恰好是太阳落山的时候，她觉得这景象真是美极了，她说：那时，整个的天空是金灿灿的，而云块是紫罗兰色的、玫瑰红色的——唔，她真没有办法把它们的美全部形容出来！它们从她的头顶不断地掠过。不过，比它们飞得还要快的是一群掠过水面、飞向太阳的野天鹅，它们像是一片又白又长的面纱。于是，她也向太阳游去，可是太阳落入到那涌动的波浪中去了。大片玫瑰色的晚霞也慢慢地在海面 and 云块之间消逝了。

接着就轮到第三个姐姐了。她是她们中胆子最大的一个，因此她游到一条流进海里的大河里去了。在岸边，她看到了无数的青山，山上种满了美丽的葡萄树；宫殿和田庄隐隐地显露在茂密的丛林中；她听到鸟儿欢快的歌唱；太阳光是那么强烈，使得她不得不时不时地沉到水里去，好使得她灼热的面孔能够得到一点清凉。在一个小河湾里，她碰到一群人间的小孩子，他们全都光着身子，在水里游来游去。她倒很想跟他们玩一会儿，可是他们吓了一大跳，都逃走了。可是又有一个小小的黑色动物游到了水里了——是一条小狗，只是她不知道，因为她从不曾看到过任何一条小狗。它对她汪汪地叫得那么凶狠，使得她害怕起来，赶快逃回大海里去。可是，她永远也忘记不了那壮丽的森林，青翠的群山，还有那些能够在水里游泳的可爱的小孩子们——虽然他们没有鱼那样的尾巴。

第四个姐姐胆子则小得多了。她停留在宽阔的海中央。她说，最美的事儿就是在那儿了，因为可以从那里向四周很远很远的地方望过去，而天空悬在上面，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玻璃钟。她看到许多的船，不过这些船离她很远，看起来好像是一

只只海鸥。她看到海豚在波浪中翻着筋斗，看到庞大的鲸从鼻孔里喷出水来，好像有无数的喷泉射向了四面八方。

第五个姐姐的生日恰恰是在冬天，所以轮到她的时候，她看到了其他的姐姐们第一次浮出海面时所没能看到过的东西。海面看上去是绿色的，巨大的冰山在海面上四处游动着。她说，每一座冰山看起来就像一颗珍珠，但是却比人类所建造的教堂大得多。它们以无比奇特的形状出现，如同钻石般闪闪发光。她曾经坐到了一个底座最大的冰山上，任海风吹拂着她的长发，她看到所有的船只，迅速地绕过冰山，惊惶地远远避开。太阳落山的时候，天上忽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血红的闪电闪耀在巨大的冰山之间，仿佛要将它们在汹涌的海面上撕裂开来。所有的船只都恐惧得颤抖着收下了帆，但是她却安静地坐在那浮动的冰山上，望着那蓝色的闪电，弯弯曲曲地射进反光的海里。

这些姐妹们，无论哪一位，自从第一次被许可升到海面上去之后，总是非常高兴看到那些新鲜和美丽的东西。可是现在呢，她们已经是女孩子了，可以随便游到她们喜欢的地方去，所以她们对这些东西就不那么感兴趣了。她们渴望再次回到水里来。一个月以后，她们就说：到底还是住在海里好——家里有多么舒服啊！而且，黄昏的时候，这五个姐妹常常手挽着手地浮到海面上去，在海面上排成一行。她们能唱出非常好听的歌——比任何人类的声音都要美丽。当暴风雨来临的前夕，当她们认为有些船快要出事的时候，她们就游到那些船的面前，唱起非常甜美的歌来，述说海底生活的快乐，同时告诉那些水手们不要害怕，即使他们可能不幸沉到海底。但是水手

们却听不懂她们的歌词，他们以为是飓风的号叫。他们从不认为海底对他们是美好的，因为如果船沉了的话，人也就淹死了，他们只有作为死人才能到达海王的宫殿。

有一天，当姐妹们手挽着手地浮出海面的时候，最小的那位妹妹无比孤单地待在后面，望着她们的背影。看样子，她好像要哭上一场似的。只不过人鱼是没有眼泪的，因此她更感到痛苦。“啊，我多么希望我已经有十五岁了啊！”她说，“我知道我将会喜欢上面的世界，喜欢住在那个世界里的人们的。”

最后，她终于真的到了十五岁。

“啊，现在，你已经长大了。”她的祖母老皇太后说，“来吧，让我把你像你的那些姐姐一样打扮一下吧。”

于是她在这小姑娘的头发上戴上一个百合花编成的花环，花环的每一个花瓣是半颗珍珠。老祖母又叫八个大牡蛎紧紧地附贴在公主的尾上，以表示她高贵的地位。

“它们真是令我难受！”小人鱼说。

“当然喽，要保持骄傲，就要吃点儿苦头。”老祖母说。

唉，她真想摆脱掉所有的所谓的庄严，把这沉重的花环扔向一边！要知道，她如果戴上自己花园里的那些红花，会适合得多，可是她却无能为力。

“再会吧！”她说。于是她轻盈得像一个冒出水面的水泡，浮向了海面。

当她把头伸出海面的时候，太阳刚刚下山，可是所有的云朵仍旧像玫瑰花和黄金一般闪着光，而昏星的美丽光亮也正穿过所有的光彩，在天空中闪耀。海水相当地平静，空气温和而新鲜。一艘有着三根桅杆的大船，因为无风而停在那里，船上

只挂了一张帆，因为没有一丝风儿吹动。水手们全都无所事事地坐在甲板上或者围坐在护桅索的旁边。

那里有音乐声，也有歌声。当天色逐渐暗下来的时候，各式各样的灯笼就一起亮起来了。它们看起来就好像世界各国的旗帜飘扬在空中。小人鱼一直朝舷窗游去。每当海浪把她托起来的时候，她可以透过明亮的窗玻璃望见里面站着许多服装华丽的人；他们当中最美的一位，是那有着一对大大黑眼睛的王子。今天是他十六岁的生日，正因为这个缘故，大家才这样热闹。

水手们在甲板上跳着舞。当王子走出来的时候，一百多发礼花一齐射向天空，天空被照得如同白昼。小人鱼为此非常害怕，赶快沉到水底去了。当她再次把头伸出水面的时候——她觉得好像满天的星星都在从她的身旁下落，她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美丽的焰火。许多巨大的烟花发出光彩夺目的光飞向蓝色的天空，所有的这一切都映到那清亮的、平静的海面上。船身通体都被照得无比光亮，即使最细的一根绳子都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得到。船上的人当然更可以看得清楚了。啊，这位年轻的王子看上去是多么英俊啊！他不停地跟水手们握着手，不停地笑着……音乐回荡在这清澈明亮的夜里。

夜已经很晚了，但是小人鱼没有办法使她的眼睛从这艘船和这位美丽的王子身上移开。那些彩色的灯笼已经熄灭了，天空中不再有焰火，炮声也停止了。海水却不再平静，波浪中传来了一种嗡嗡和隆隆的声音。小人鱼仍旧停留在舷窗旁，随着波浪一起一伏地漂着，所以她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船舱里的东西。过了一会儿，船开始加快速度，继续向前行驶。只是这个时候，浪涛汹涌，乌云密布，电光闪闪。啊，可怕的暴风雨就

要来了！水手们因此收起了船帆。这条巨大的船在这狂暴的海上摇摇摆摆地向前疾驶。浪涛如同庞大的高山一般高涨，它们想要折断桅杆。可是这船却像天鹅似的，忽地跌入滔天巨浪的海中，忽地又在高大的浪头的飞沫上抬起头来。

小人鱼觉得这是一种很有趣的运动，可是水手们可不是这样认为。这艘船已经发出了碎裂的声音：它那粗厚的板壁已经被凶猛袭来的海涛打弯了。主桅像芦苇似的被折成了碎片。船身开始倾斜，水不断地冲进了船舱。直到这时，小人鱼才知道他们遭遇到了危险，而她自己也得特别当心那些漂在水上的船梁和船的残骸。

天空漆黑一片，小人鱼什么也看不见。而一道突然袭来的闪电使她又可以看到船上的每一个人，除了那位王子。当那船裂开、向海底深处下沉的时候，她看到他沉到了深水中。她非常高兴，因为那样的话，他很快就要和她在一起了。可是她忽然记起，人类是不能生活在水里的，除非他已经成了死人，否则他是不能进入她父亲的宫殿的。

但是他绝对不可以死！于是，她使尽浑身力气向那些漂着船梁和木板的海面游过去，一点儿也没有想到它们非常有可能把她砸成碎片。然后，她深深地沉入水里，接着又在浪涛中高高地浮出来，最后她终于到达了那王子的身边，他已经完全没有力量在这狂暴的海里再次浮起来。他的手臂和腿已经支持不住了，他美丽的眼睛已经闭起来了。要不是小人鱼及时赶来，他一定会被海水淹死的。她把他的头托出水面，让浪涛载着她和他一起随便漂流到什么地方去。

天亮的时候，风暴已经平息了，那条船的一块碎片也看不

到了。鲜红的太阳升起来了，在水上闪耀着。它的光芒似乎在这位王子的脸上注入了生命，不过他的眼睛仍旧紧闭着。小人鱼吻了一下他那高高的、光洁的额头，把他湿透的长发理向脑后。她觉得他的样子很像她在海底小花园里的那尊大理石像。她又吻了他一下，希望他能苏醒过来。

现在，她的面前展开来的是一片陆地，她看到高耸入蔚蓝色天空的群山，山顶上闪耀着的白雪看起来像一群歇息在那里的天鹅。靠近海岸是一片美丽的绿树林，林子旁边有一个高大的建筑物——一座教堂或是一座修道院，只是她不知道究竟叫做什么才好，总之是一个建筑物。它的花园里种着一些柠檬树和橘子树，门前则立着很高的棕榈。海在这儿形成了一个小水湾，水面非常地平静，但是水却相当深。小人鱼托着这位美丽的王子向那儿游去。她把他放到柔软、洁白的沙滩上面，让他沐浴在温暖的阳光里，还非常小心地使他的头高过他的身体。

钟声从那幢雄伟的白色建筑物中响起来了，有许多年轻的女子走到了花园里。小人鱼远远地向海里游去，藏在海面上的那几座大石头的后面。她用许多海水的泡沫盖住了她的上半身儿，好使得谁也看不见她小小的面孔。她不停地张望着，看看这个可怜的王子到底会有怎样的境遇。

不一会儿，一个年轻的女子向王子走过来了。她似乎非常地吃惊，不过很快地，她就找了许多人来到沙滩。小人鱼看到王子渐渐地苏醒过来了，并且向他周围的人们发出微笑。可是他却并没有对她露出微笑，因为他完全不知道他的救命恩人就是她。她为此感到非常地难过，所以当他被抬进那幢高大的房子里去的时候，她悲伤地跳进海里，回到她父亲的宫殿里去了。

她一直就是一个喜欢沉静和深思的孩子，而现在，她变得比以前更加沉默了。她的姐姐们都问她，她第一次升到海面上去究竟看到了一些什么东西，但是她一个字也没有讲。

许多个清晨和夜晚，她浮出水面，向她曾经放下王子的那片沙滩游去。她看到那花园里的果子熟了，被摘下来了；她看到高山顶上的雪融化了；但是她再也看不见那个王子。所以她每次回到家以后，就会感到更加痛苦。她惟一的安慰是坐在她的小花园里，双手抱着与那位王子相似的美丽的大理石像。她再也不去照料她的花儿了，这些花儿好像是生长在旷野中的东西，长得铺天盖地：它们的枝蔓和叶子同树枝缠绕在一起，使得小花园显得异常地阴暗。

最后她再也忍受不住了，把她的心事告诉了她的一个姐姐。不过，只要她把她的心事告诉给一个姐姐，其余的人很快也就都知道了。而人鱼（她们也从自己的知心朋友那里得知了这个秘密）之中有一位知道那个王子是什么人。因为她也曾经看到过那次在船上举行的庆祝活动，她还知道这位王子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的宫殿在什么地方。

“来吧，小妹妹！”其他的公主们说。她们彼此挽着手臂，一长排地升到海面，一直游到她们所知道的那个王子宫殿所在的地方。

这宫殿是用一种发光的黄色石块建筑成的，有着许多宽大的大理石台阶——其中的一个台阶还一直伸到很深的海里。华丽的、金色的圆塔从屋顶伸向空中，而围绕着整个建筑物的许多圆柱中间，立着好多栩栩如生的大理石塑像。透过那些高大窗子的水晶般明亮的玻璃，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富丽堂皇的房

间，里面悬着贵重的丝织窗帘和织锦，墙上装饰着大量精美的绘画，看着它们就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在最大的一个厅堂中央，有一个巨大的喷泉正喷着水。水柱一直射向上面的玻璃圆屋顶。阳光透过这玻璃屋顶射下来，照到水上，照到生长在这喷水池里的植物上面。

现在小人鱼知道王子住在什么地方了。在靠近这宫殿的水上，她度过了好几个不眠之夜。她尽可能近地向陆地游去，比任何敢于冒险的人鱼敢去的地方还要近。的确，她甚至游进了那条狭小的河流里，它就在那壮丽的大理石阳台下面，阳台巨大的倒影映在水面上。她坐在那儿，注视着那个年轻的王子，而那位王子却还以为月光皎洁的夜里只有他一个人。

有好多个晚上，她看到他在音乐声中乘着那艘飘着许多旗帜的华丽的船。她从绿灯心草中向上面偷偷地望着。当风吹起她那银白色面纱的时候，即使有人看到，他们也以为这不过是一只天鹅正在展开它的翅膀。

很多的夜里，当渔夫们打着火把出海捕鱼的时候，她听到他们说了许多称赞这位王子的话，这使她非常高兴。她很庆幸自己在浪涛把他冲击得半死的时候，救了他的命；她还记起他的头是怎样地躺在她的怀里，她是多么深情地吻着他。可是这些事情他自己却一点也不知道，他连做梦也不会想到她救了他。

渐渐地，她开始爱起人类来；渐渐地，她开始盼望着能够生活在他们中间，因为她觉得他们的世界比她所生存的天地大得多。他们可以乘船在海上行驶，能够爬上高耸入云的大山，而且他们的土地、森林和田野，伸展开来，使她一眼望不到头儿。她希望知道的东西是那么多，可是她的姐姐们却无法回答

她所有的问题，因此她只有问她的老祖母。她对于“上层世界”——这是她给海上世界所起的恰当的名字——的确知道得相当清楚。

“如果人类不被淹死的话，”小人鱼问，“他们会永远地活下去吗？他们会不会像我们住在海里的人一样也会死去呢？”

“不错，”老太太说，“他们也会死的，而且他们的生命甚至比我们的还要短暂呢，我们通常可以活到三百岁。不过，当我们将在这儿的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水上的泡沫，我们甚至连一座坟墓也不会留给那些心爱的人。我们没有一个不灭的灵魂，我们也不会重生。我们的生命就像那绿色的海草一样，一旦割断了，就再也绿不起来了。相反地，人类是有灵魂的，它会永远地活着，即使身体化为尘土，它仍是活着的。它会一直升向群星闪耀的天空！正如同我们升到水面会看到人间的世界一样，他们将升向那些神秘的、华丽的、我们永远也不会看见的地方。”

“为什么我们没有一个不灭的灵魂呢？”小人鱼悲哀地问，“如果我能够变成人、可以拥有升入无比美好的星空世界的幸福，哪怕只能活上一天，我都愿意放弃我在这儿所能活的几百年的生命。”

“你决不可以这么想。”老太太说，“我们在这儿的生活，比起上面的人类来，要幸福美好得多！”

“那么一旦我死去了，”小人鱼说，“就会变成泡沫，在水面上漂浮，那么我将再也听不见波浪的音乐，再也看不见美丽的花朵和鲜红的太阳了吗？难道我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永恒的灵魂吗？”

“是的。”老太太说，“只有当一个人深深地爱上了你，把你看做比他父母还要亲的人的时候；只有当他把他全部思想和爱情都放在你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只有当牧师把他的右手放在你的手里、他答应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要永远对你忠诚的时候，他的灵魂才会转移到你的身上，那样你就会得到一份人类的快乐。他就会分一个灵魂给你，而同时他自己的灵魂又能保持不灭。但是这样的事情从来都不曾有过。因为你的那条鱼尾——在这儿海底被认为是美丽的东西，在陆地上却被认为是非常难看的东西。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美。在他们那儿，一个人想要显得漂亮，必须生有两根笨拙的支柱——他们把它们叫做腿！”

小人鱼叹了一口气，悲哀地看了看自己的鱼尾巴。“我们还是快乐些吧！”老太太说，“我们所能活着的这三百年，的确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所以让我们尽情地跳跃和舞蹈吧。然后我们就可以永远地休息了。今晚我们来举办一次宫廷舞会吧！”

那真是一个陆地上的人从来不曾看见过的壮丽场面。整个大厅的墙壁和天花板全都是用厚而透明的水晶做成的。成百成千的深红色和草绿色的巨型贝壳一排一排地立在四周，贝壳的里面燃着蓝色的火焰，照亮了整个大厅，那光甚至穿透了墙壁，照亮了外面的海。无数的大小鱼儿拥挤着游进这座水晶宫，有的鱼儿的鳞发着紫色的光，有的则像白银和金子似的闪着光。一股宽大的激流穿过大厅的中央，海里的男人和女人们在那里尽情地舞着、唱着，那样优美的歌声，住在陆地上的人们从来不曾拥有。

这些人当中，小人鱼唱得最甜美，大家用手掌和尾巴为她

鼓掌喝彩。有那么一小会儿，她感到非常快乐，因为她知道，在陆地上和海洋中数她的声音最美。不过，她很快又想起上面的那个世界。她忘不了那个英俊的王子，也因为无法拥有同他一样的不灭的灵魂而哀愁。于是，她偷偷地溜出海王的宫殿。当宫殿里充满了歌声和快乐的时候，她却悲哀又孤单地坐在她的小花园里。

忽然她听到一个号角声从水上传来。她想：“一定是他在海面上驾起船了。我时时刻刻都在想念他，我要把我一生的幸福放在他的手里。我甘愿承担一切风险、牺牲一切去争取一个不灭的灵魂。现在，趁着我的姐姐们正在父亲的宫殿里跳舞的时候，我要去拜访那位海巫。尽管我一直非常害怕她，但是，她也许能给我一些建议和帮助吧。”

于是，小人鱼走出了她的小花园，向一个满是泡沫的漩涡走去——巫婆就住在它的后面。她从来没有走过这条路。那儿没有花，也没有海草，只有光溜溜的一片灰色沙地，向漩涡那儿蔓延开去。水在那儿像一架喧闹的水车似的旋转着，把它所能碰到的东西统统卷到水底去。要到达巫婆所在的区域，小人鱼必须走过这疾转的漩涡。而且，还要有好长一段路程必须通过，那是一块冒着热泡泡的泥地——巫婆把它叫做她的泥煤田。在这后面还有一个可怕的森林，巫婆的房子就在那里。在那里，所有的树和灌木林都是些珊瑚虫——一种半植物和半动物的东西。它们看起来很像是地里冒出来的多头蛇，它们的枝丫长长的、黏糊糊的，它们的手指像蠕虫一样柔软，它们从根到顶一直不断地一节一节地抖动。它们紧紧地缠住海里所能抓得到的任何东西，速度异常地快，一旦被它们缠住就绝对无

法逃脱。

小人鱼被眼前的景象吓坏了，她不禁在这森林面前停了下来。她的心慌得怦怦乱跳，她几乎想转身回去。但是，当她一想起那位王子和她想要得到的人的灵魂的时候，她就又有了勇气。于是，她把她飘动着的长头发牢牢地缠在她的头上，好使珊瑚虫抓不住。又把双手紧紧地贴在胸前，然后她就像水里跳着的鱼儿似的，在这些丑恶的珊瑚虫中间，飞速前行，而这些珊瑚虫只是在她后面乱舞着柔软的长臂和手指。她看到它们每一个都抓住了一件什么东西，无数的小手臂像坚固的铁环一样紧紧地缠着。那些淹死在海里和沉到海底的人们，在这些丑陋的珊瑚虫的手臂里，露出白色的骸骨。它们黏黏地粘着船舵、水手用过的箱子、还有陆地上动物的骸骨。它们甚至还缠住了一个被它们抓住并勒死了的小人鱼——这对于小人鱼来说，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情。

终于，小人鱼来到了森林中的一块沼泽地。在那里，又大又肥的水蛇们不停地翻滚着，露出它们褐色的、奇丑无比的外皮。沼泽地中央，有一幢用死人的白骨砌成的房子，巫婆正坐在那儿，用她的嘴喂一只癞蛤蟆。她把那些奇丑的、肥胖的水蛇叫做她的小鸡，还让它们在她的胸口上随意地爬来爬去。

“我知道你是来干什么的，”巫婆说，“你真是一个傻瓜，我美丽的公主！因为这件事将会给你一个悲惨的命运。你想要去掉你的鱼尾，生出两根‘支柱’——那样，你就可以像人一样走路。你还想让那个王子爱上你，使你能够得到他，因而也得到一个不灭的灵魂。”说到这儿，巫婆忍不住大声怪笑起来，笑得她胸口趴着的癞蛤蟆和水蛇都滚下来，在周围爬来爬去。